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三

左都督劉公寧

字世安山陽人世指揮使官至左都督

成化中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公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鶻鴟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爲副總兵時有鹵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公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鹵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

待者公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鹵  
坐一酋語不遜公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  
且留坐公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

如約

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  
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出則  
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  
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公軀幹願偉勇畧過人  
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  
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鹵而陳銳不能用

公亦以此自諉云

原缺

都指揮朱公驥

字尚德大興人世錦衣衛正千戶官至都指揮使  
公生而龐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讀書耽學問樂與學  
士大夫游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于  
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謫  
戎威遠甲申召還仕

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  
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  
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偕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  
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遠近肅然

辛卯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微功有真惠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何辜悉奏釋戎邊往錦衣用巨挺勵威公獨易之公在謫適鹵入寇因從總兵高陽伯禦之就陣擒獲把禿王以歸至是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

公小心慎密未嘗妄與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公有所論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蒞事者多至顯官而公不與也累荷恩賞委任獨至大司馬嘗奏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嘗奉命杖忤旨者或誣公用小杖上怒命中使詰責數  
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  
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苟可以  
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



錦衣牟公斌

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掌鎮撫司事卒年

十

弘治中爲錦衣鎮撫忠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  
應詔下獄斌卽訊問曰壽寧事疏中胡不指事隨指  
其爪牙夢陽曰慮對耳斌對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  
其羽翼何對爲獄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  
違而壽寧所許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

正德初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  
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憇

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閣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母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

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川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蔽衣再遭禍

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  
蓋其惡終則張雄錢寧江彬以惡暴肆其罔士靡靡  
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命有司  
仿公廨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僦民  
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受行  
橐蕭然及卒官爲治殮人咸惜之

咸寧侯仇武襄公鉞

字廷威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陞寧夏總兵封  
咸寧侯與世劾以孫鸞罪誅削

或云鎮原平泉里人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嬖適  
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  
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激變寧夏奉安化王  
寘鐸爲主以討瑾爲名公陷賊中京師訛言公從賊  
興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  
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  
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爲叅將以公爲副

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公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公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公嗾人謂賊何錦丁廣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東出而留賊周昂守城公又稱病亟昂來問病公喜曰二賊竝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也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逃

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寘鐠府時寘鐠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問悉解散去寘鐠遂就擒城外諸守臣聞之亦縛錦廣等至大亂遂定卽超拜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時河北賊趙鐃等流劫河南聚衆數萬盜竊名字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畧盡命公提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賊平晉封咸寧侯與世券加祿百石

方寘鐠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公

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于大賢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爲逆濠所害世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丁丑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慮囚江西冤獄多平反正德  
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  
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  
誦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  
益著

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



臧賢偏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  
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  
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生殺不  
可禁朝諱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  
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  
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  
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  
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畫劾奸黨不得知

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前雪不死  
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

寇由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  
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僥撫二府罷兵備公  
曰緩急曷倚奏復僥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  
分巡兼理兵備與僥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  
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  
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  
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  
出會城兵器外府嘗嘆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  
吾處分故速滅

公見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畫

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於是平臨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旌賢峙糧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贖罪整飭衛所郡縣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割變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上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濠大懼

十四年六月丙午宸濠因各官入謝生辰宴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公曰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

公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太祖法  
制在誰則敢違濠戟手怒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  
叱左右縛公副使許逵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  
反賊敢擅殺耶并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  
同許公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  
女無不流涕宸濠竟用三賊爲爪牙僞稱將軍首遣  
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  
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  
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  
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

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  
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  
謚忠烈賜祠額曰旌忠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  
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  
禮部尚書

王陽明祭公曰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  
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  
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  
勢而不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殉行曲成冀緩  
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

也。比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恫然無疑矣。

副使許忠節公遠

字汝登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卒年三十七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

公長身巨口猿臂燕領沉靜有謀畧初爲樂陵令期月令行境內辛未春流賊劉七齊彥明颺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

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  
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撫院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  
濠蓄逆內外搆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禁抑不貸  
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  
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  
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  
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



悉與公議

宸濠反縛都御史孫公將殺之公厲聲不屈曰孫巡撫  
朝廷大臣反賊不得輒無禮濠怒併縛公且問公何  
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賊今日殺我明日  
朝廷磔汝萬段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  
聽吾言當不至此遂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屍不  
臭蠅蚋不近數日貌猶如生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  
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戶部主事  
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叅議黃宏以索蹙其項亦死  
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

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  
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  
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  
進指揮同知錦衣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  
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  
有執弗執首或割弗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  
必屑屑論也故杲卿罵而磔龔勝俄而殞巡先殺遠  
後亾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  
乎

太守宋公以方

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瑞州知府死宸濠之難贈光祿寺

公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城隍公甚訝及守瑞乃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死于鄱湖亦異矣哉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火光燭天地爲之赤良久乃滅時公爲瑞守占之云地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求爲輒拒抑之

己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公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驅至舟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記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蔭其子爲太學生

識餘錄云公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

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公置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爲王以石爲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爲不詳遂出公斬之祭江比濠就擒衆不知公所疑爲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公之死爲人言之三十七年吳尚書山在禮部蓋瑞州人也得其死爲詳又爲請諭祭一壇

寺丞黃忠裕公鞏

字伯固莆田人號石峰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  
大理寺丞卒年四十三贈大理少卿諡忠裕

初筮德安府推官有聲陞刑部主事掌十三司讞廣陞  
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  
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  
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不能沮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上將南巡時寧藩久蓄逆謀蕭敬  
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寧藩交通江彬又握  
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

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此。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及。况

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亾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

可爲也。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  
小人用事。未有不凶。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  
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  
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  
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諉之罪。  
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  
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  
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

下亦何惜。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簡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

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  
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  
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車  
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  
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  
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  
陸竟死公體最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  
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

兩都盛傳公諫疏幾于紙貴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  
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公嘗

日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

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入賀聖旦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虛晷病作竟不起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卹詔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蓋異數也天啓中補諡忠裕

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黃公刑部照磨劉珏

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侄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佾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之



工部何忠節公遵

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卿南都補諡忠節

公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丙戌聯捷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公一以廉率之其或越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盡沒入之或

惠並舉比去行李蕭然

武宗朝逆彬導上遊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

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竄下公等于獄  
復嗾其黨劾之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  
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視賄爲輕重而賄又不至故  
杖視他人爲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  
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前持  
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  
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  
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  
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旣卒南巡  
議亦竟寢方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四  
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  
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世宗卽位褒贈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遣官諭祭其家  
錄世守爲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詔禮部爲祠專祀  
之

兵部陸忠定公震

字汝亨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太常少卿南都補諡忠定

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登第授泰和令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卽詣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已威德益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祀之

召授兵部武駕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

伺覈車駕多巡幸公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  
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洵洵  
懼變莫測公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  
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崇聖學通言路正  
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  
逆彬啣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拮跪于庭五  
日三訊三杖而死

初公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等句又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  
容就義如此世宗卽位首詔贈太常少卿遣使諭祭

廢其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

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體仁公季子也公係獄權  
奸必欲寘之死絕其食飲體仁甫髫年乃變服爲他  
囚親屬饋于父歷荼苦萬狀母恭人徐以是強令承  
蔭選通政司主事歷臨江節推章州通判蒞官廉介  
有循政無忝先德云

御史蔣忠烈公欽

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御史南都  
補諡忠烈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  
聞篋篋間鬼聲戢戢公念此疏一上定掇奇禍彼鳴  
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  
視曰倘是我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  
壁公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  
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劓甚諸人皆延醫



飲藥公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  
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  
祀之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蕙以祭葬  
請特命給之

指揮張忠壯公英

京衛指揮使以諫死

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  
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  
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  
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弘光時上允禮臣請追諡陸震忠定孟陽忠介何遵忠  
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劉校孝毅林黼忠恪詹  
軾忠潔張英忠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太保石文介公瑤

字邦彥直隸蔡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後改諡文介

與兄玠同舉進士選庶常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少師李文正每日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孝廟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侍讀學士

己巳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

日名臣言行錄卷四  
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  
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  
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  
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  
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時閣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  
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公力主之曬晾黃冊  
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函公以祖  
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

進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

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  
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  
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  
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諷上力行  
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  
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  
石云

公入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  
奪圻內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

焉以請既得旨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爲業且  
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

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并中傷之遂逮下廷  
鞫臺諫皆白公無他大學士楊一清爲公等力辯之  
公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旣入謝僦民車歸私  
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

公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  
語輒中窾節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  
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詩文冲澹沉著自成一家  
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曰彼

何所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

少師費文憲公宏

字子充號鵝湖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廷試第一  
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生而穎異與季叔雪峯瑞相上下伯復庵喜曰亢吾宗  
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峯同領鄉薦甲辰試  
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  
伯補菴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  
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伯復菴方以  
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南歸  
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



第令入北監也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  
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  
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

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辛亥以疾請告時史事將就  
緒敘勞當遷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吾豈以身徇祿  
耶遂決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乙卯疾愈  
復任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  
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  
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  
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

稍增其數公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  
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  
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  
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公  
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  
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請託者皆絕跡  
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甲戌二  
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  
遣總兵李銍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銍以疽死本兵議  
遣劉暉往代銍銍暉皆良將先平河北諸盜者也與

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  
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啣之既而寧當得誥贈  
三代欲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密遣所親夤夜入  
槐公堅拒之寧益慙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  
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  
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者公因極言濠跋  
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遇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  
公曰某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  
能不與也公艱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

濠使在京知公力沮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憾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宗亦罷職

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縱火焚舟衣裝燬盡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公羣從有訟人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摺撫入奏爲都察院所駁罷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畧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

濠又掠其從兄弟各一人去

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遠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國公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爲贊畫方畧遣人間道致書于  
王公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  
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常護衛之再請  
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  
獻策又急勤王之義臺省諸公交薦之下吏部題覆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宋亦召用時辛

已四月也大禮議起相廷和與冕紀持之甚方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公知上心懇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公而張璉桂萼輩亦樂公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公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公曰變生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江桓

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公超  
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當此之時張璁桂萼雖以  
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公亦不能異也璁  
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兩修實  
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于  
是璁萼復恨公甚于恨廷和憑藉上眷竝手而攻之  
矣公求去益力上慰留之是時上方留心詩賦時時  
召公與楊一清石瑄賈誼于平臺賜詩命和間獨召  
公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聖人不爲徒令宏窺伺  
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假

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薄之  
璉夢從此攻公日甚至五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  
無再賣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允之令馳驛  
去

家居八年而張璉已更名孚敬列上相久之移病去上  
念無與公爲難五賜手諭敦促還相乙未四月遣行  
人王獻芝捧勅促行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  
二日到京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  
元臣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

上與公論邊事公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撫會戶部推



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令九卿會推如京堂例以盡  
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公遂薦姚鏌可總制上曰語  
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卽傳諭行定令推巡撫會九  
卿如公言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贈太保謚文  
憲

公雅尚儉約衣食不厭麤朴至于施行舉義則爲之不  
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  
殖農遇歲歉卽減租或有逋負卽焚券不復問幼出  
補菴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窶厚恤之嘗至濟寧見  
有旅覩在舟覆溺者厚助以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

如此所著有自慙漫錄若干卷藏于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

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舉于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遂爲諸生祭酒四十七成進士得二甲隸事大理

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

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

公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爲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  
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  
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亾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  
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  
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  
獻王旣稱皇帝復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  
列祀太廟公力爭之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  
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稱廟不干正統此  
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  
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千九廟之威

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  
帝尊定陶恭王爲恭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  
之今淵請入獻皇帝于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與  
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  
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稱廟禮之  
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  
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羣臣復上  
議爭之得允

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  
戍削籍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尋賜

銀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鷲而性特廉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日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已丑命主會試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公至天津召還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恃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  
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  
之類後先殆盡

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  
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  
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  
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  
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公白之  
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



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  
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  
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尊壇于東西  
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舍春堂及金帛羊酒  
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

昭聖太后于上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太后日重昭  
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

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  
問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  
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  
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  
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  
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而公  
持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爭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

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二大臣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太后及公世延齡得長繫矣

順天府學生藍雲者父戍邊死雲非在營生不當補雲因忤兵部郎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梗與雲友善代雲上書于公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兵部郎豈可以私忿陷一士耶卽呼部吏數責釋之是秋雲果中舉公之默于救人類如此

公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舊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

出而無滯遺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  
且免貢緣外簾諸司之弊

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  
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卻永爲大  
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鹵以重僅  
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  
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  
乞歸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又三年而卒上  
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命有司治祭葬予贈諡公

沒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于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

予五世祖諱申時爲刑部主事亦以張延齡獄與諸司屬請堂官議緩世皇震怒幾置重辟賴永嘉力救廷杖三十謫湖州府推官不三月解綬歸

五世孫男開任恭紀

宮保張文毅公治

字文邦號龍湖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于位年六十三諡文毅正德丙子舉于鄉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故有龍湖坊榜元出之識正德己卯湖忽曠涸龜裂明年公遂舉南宮第一世廟卽位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公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十

七年秋命主考武會試擢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彘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亾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

十九年秋復命主南畿試明年拜南吏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告全者公言于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

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

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習爲之少變

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利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



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決  
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  
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  
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  
奸事格而止後鹵犯京師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  
云方鹵急時公伏枕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涉騎會憊不支弗及上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  
玄撰公殊不自得及卒上頗不悅詔予以中謚文隱  
隆慶改元改謚文毅

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嘗詞氣激切衆莫能

屈平生好引薦善類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  
晚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多與願違惜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師卒年八十諡文貞

幼墮習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溪壑中衣絰于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公疏其不可孚敬召公盛氣詰之公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天下獄竇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公曰高皇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卽曰卽

君謂塑像古禮否公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  
忍毀也乎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  
親公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且毀之乎明公能  
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謫  
公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翊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  
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  
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  
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  
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官寮改洗馬兼侍讀  
進祭酒擢禮部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鑄門

示重公則破例延訪折節下之見必淺坐疊疊當訪  
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反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  
人顧見者咸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天下翕然稱賢  
兼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  
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鹵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  
恐公請出罪弁戴綸李珍于獄復其官俾敵愾自効  
又密言鹵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  
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鹵歸爲鹵乞貢上幸便殿問  
羣臣公曰賊濊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  
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諭以無番文故且

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旣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鹵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居數日勤王兵集鹵亦退

時朶顏三衛爲鹵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鹵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矣

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撫按告急請兵而大司馬惑于職方郎不肯發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捐以共賊久矣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公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并令責將帥將較履肺肝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

守令勤則糧餉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公念鹵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可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鞠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公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催二王事



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卽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柰何顯結官邸怨也嵩悚然乃寢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紳交章劾嵩吳張公門生也而董又鄉人以此大疑公密奏辨若指公主使者上下三君獄考掠遠戍之公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于撰立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公矣

永壽宮災上欲治之嵩言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公乃密言之工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

蕃同之不許嵩恐而公日與禮及兵尚書楊博不離  
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而  
急構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進公少師兼支  
尚書俸子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卿而  
嵩日屈

公爲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  
分宜日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見有  
異物日我家亦有之是夫見遺者及後稍知上聞嵩  
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授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  
敗下其子世蕃獄戍之輟嵩直廬賜公

公既居首揆書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次輔袁焯數出直公請召之不許公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曰善

上問公得人之難對曰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在廣聽納廣聽納則淺情隱慝無所逃奸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得此道也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

淡治而言路恃此發舒矣

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爲武夫計功而文吏闕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

大鹵由牆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鹵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鹵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鹵恨司馬不蚤聞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

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

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之力也

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尚當國令都御史鄆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亾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

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

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無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切至  
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帝德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  
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  
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

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駕不出今  
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  
休光于天下也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誡公公引咎乞休于是九卿大  
臣皆爲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

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驕蹇不法置不問時當  
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辭悖甚公  
曰往已失刑再邀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  
史唐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卽變有郭城李錫  
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于法  
不宜攻耳若往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  
道令都督疾擊殺之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  
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頃刻而軍散無敢譁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

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公疏阻之不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毋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譴也吾欲使臺臣搜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織作徑達御前毋落局中



少年手佑曰善一如公言

羣瑞毆御史于午門外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羣瑞以問公公念疏卽行彼瑞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乃使人致司禮之佐曰尚文者詰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公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調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

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  
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  
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御史張齊論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銜  
公未已乃卽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監司以  
伺公公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  
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松人遂訟公于瑞日以  
十百輩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遞榻捶擊唾詈有司媼  
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  
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試目于先帝因調旨駁

其獄萬曆初公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階輔都  
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朝政修明  
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  
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  
白金蟒幣勅諭公奏謝官其一孫中書舍人其明年  
卒追贈太師諡文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終